

第一部分

3

拉丁美洲的 殖民时代遗产



《宏伟的城市特诺奇蒂特兰》(局部),1945年,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绘。国家宫,墨西哥城,墨西哥。(© Banco de Mexico Trust, Schalkwijk/Art Resource, NY)。

对大多数北美洲人来说,或许殖民地的过往遥远且风景如画,它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关系。但是,拉丁美洲的情形迥然不同。历史学家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说:“即便那些到拉丁美洲随意观光的人,也被那些遗留下来的显著殖民制度和特征所震惊。”殖民遗留物的名单中包括许多日常生活的一些约定和做法、土地使用和劳动制度以及众多社会关系和态度。

拉丁美洲这个舞台的特点是殖民和现代元素的共生和混合:挖掘棒、脚犁和手摇纺织机与拖拉机、输送带和电脑共存。在拉丁美洲,殖民的过去并非令人怀念,而是令人不舒服的现实。它意味着经济倒退、政治专横、腐败和裙带关系;阶层分明的社会秩序以及精英的高傲和对平民的蔑视态度。

我们对拉丁美洲殖民时期的历史考察从对古代美洲的一些说明开始。在古代美洲这个名称所指的那一段很长的时期,美洲土著发展出了事实上独立于旧世界的自身文化。这一过去深刻地影响了殖民时代的特征。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主要中心出现在老的土著腹地——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的地区绝非偶然,那里是数百万勤勉的土著人的家乡,他们已经习惯了对他们的统治阶层奉献自己的劳动。西班牙人非常清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楚,这些土著是真正的东印度财富。土著人口少的地区在西班牙人的殖民计划中微不足道。

同样,殖民时期的决定性特征是西班牙背景。征服者是与穆斯林斗争了七个世纪的西班牙人,战争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战争也创造出了庞大的蔑视体力劳动的贵族(hidalgo)阶层。从某种意义上,如同西班牙编史者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所说的那样:“对印第安人的征服是在结束对摩尔人^①的征服后,西班牙人也许总是用战争反对异教徒。”西班牙经济落后且财富普遍不平均,这严重地限制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或者说甚至限制了让大多数西班牙人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也有助于解释西班牙征服者不顾一切的勇气以及他们在与印第安人打交道过程中的冷酷无情。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殖民者中的许多大首领,如科尔特斯(Cortés)、皮萨罗(Pizarro)、瓦尔迪维亚(Valdivia)和巴尔博亚(Balboa)都来自西班牙最穷的省——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贫瘠的土地上。

另一个也许能有助于解释征服者凶残掠夺这一特征的因素,即当代仍存在于西班牙的暴力风气,这显然是再征服及其社会状况和价值观的遗产。巴托洛梅·巴纳萨尔(Bartolomé Bennassar)在他的《西班牙人的性格:从16至19世纪的处世态度和心智状况》(*Spanish character: Attitudes and Mentaliti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提到,为了得到沾满鲜血的报酬——通常只是一小笔钱,而向谋杀社会地位卑微阶层的个人颁发特赦令,这一古老的赦免做法却使得暗杀行为激增。但承认这种制造暴力氛围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说这应归因于西班牙人的残忍和暴虐。众所周知,殖民的、帝国主义的和国内的战争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着暴行和恐怖事件。实际

^① 摩尔人:非洲西北部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后裔,公元8世纪成为伊斯兰教徒,侵略并统治西班牙,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安达卢西亚建立文明社会,现在主要居住于非洲西北部。——译者注

上,在那些历史上的殖民政权中,西班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造就了一小批人,在面对世界时谴责了他们自己国家人的罪行,并且尽其所能去阻止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谓的“东印度的毁灭”。

5

自16世纪始,西班牙殖民档案的捍卫者已经用偏见和夸大其词指控拉斯·卡萨斯和其他原告,声称他们捏造了西班牙人残忍和暴虐的“黑色传奇”。事实上,每一种殖民力量都有自己的黑色传奇,那并不是传奇而是悲惨的现实。与西班牙征服的残暴相匹配的是种族灭绝的“印第安战争”,它是由美国的民族英雄如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和总统掀起的,他指挥销毁了大约800名克里克人的尸体,割掉鼻子计数并保存了死亡记录。菲律宾人在1899至1902年间由反抗美国的殖民主义而被屠杀镇压,他们以“水刑”逼供,并把市民囚禁在集中营。富兰克林·贝尔(J. Franklin Bell)将军参加了那次镇压,据估计,仅吕宋岛就有60万人被屠杀或死于因战争引起的疾病。

西班牙人在土著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殖民秩序。这一秩序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强调。第一,其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这一封建特征异常清晰地表达在西班牙人的“印第安人”政策中,政策规定印第安人世袭的奴隶阶层地位,他们必须以商品、现金和劳役交纳贡赋,还要和他们的欧洲主人从事不平等贸易。同样的封建原则也以独立的合法状态分配给欧洲人、卡斯达人(Castas,混血人种)和黑人,以规范每一类别人种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这些封建特征和一些资本主义要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留给独立后的拉美的遗产,它们也可以解释今天在这些地区一些过时的制度仍然顽固存在的原因。

第二,殖民经济对外依赖于贵金属以及这些产品如糖、可可、烟草以及兽皮的出口,并逐渐融入17和18世纪在北欧兴起的新资本主义秩序。西班牙在经济上逐渐提高了对北方资本主义的依存度,却无力阻止殖民财富和商品通过偷运、劫掠以及外国人接管西班牙商人房产的方式流向其竞争对手。在加入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过程中,封建殖

5

民经济也具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与欧洲的父权制相比较,奴隶制在加勒比海殖民地具有尤其残忍的特点,把“文明的过度工作的恐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嫁接到了奴隶制的野蛮的恐怖上”。

第三,西班牙的殖民秩序植根于王权与征服者及其后代间的冲突之中。王权害怕殖民地领主阶级的崛起,因此试图控制殖民者的野心;另一方面,王权在安全上又要依赖殖民者对付内外威胁,这使得王权要对他们作出重大让步。与这一背景相对照,为了控制土著劳动力和贡赋,西班牙王权和征服者及其后代之间发生着持续的斗争,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非公开的。在这一斗争中,殖民者逐渐占了上风。

西班牙 17 世纪的衰落是因为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殖民者进行转移。拥有大量土地和劳力的世袭殖民贵族的出现代表了王权的失败和王权对土著群体利益作微弱维护的失败。当 18 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试图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从高级官员职位上排除克里奥尔人(creoles,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并进行有时会冲击克里奥尔人既得利益的制度改革时,已为时太晚。这些政策只是疏远了强势的殖民者精英,那些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国家的曙光并梦想着和外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的益处。

第一章 古代美洲

焦点问题：

- 古代美洲不同地区的环境如何影响文化发展？
- 形成时期、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什么？
- 玛雅社会如何组织？它在约公元 900 年崩溃的原因是什么？
- 阿兹特克社会如何组织？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如何治理其帝国？
- 印加社会如何组织？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比如何？
- 什么是“性别平行”，古代美洲妇女的角色与欧洲妇女的角色相比如何？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占据美洲的是众多的印第安部落，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欧洲征服前和征服后的历史经验做仔细的考察，可以对洞察其内部和外部力量在塑造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提供有趣的见解，这已被拉丁美洲当代土著权力活动家迅速地获悉。因为在欧洲人发现新世界以前至少 1 万年的时间中，它事实上和旧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美洲和亚洲之间零星的和断续的接触毫无疑问存在，一些文化特质，主要是装饰风格的交流很可能发生。然而，土著美洲人的文化发展主要反映在各个土著部落之间的关系，他们常常彼此冲突的关系，以及他们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

古代美洲的环境和文化

数千年的与世隔绝已经使美洲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在那里,土著部落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应独特的社会环境。到1492年,这个过程产生的结果表明,早期人类文化演进的模式基本上全世界相似。发现土著部落的第一批欧洲人和部分旧世界的人经历过文化发展的相同阶段:旧石器时代捕猎者和食物采集者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以及和青铜器时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复杂的帝国时期。

古代美洲的居民是几种亚洲体格类型的混合,并且具有与现代印第安人同样的体格特征:黑眼睛、直或卷曲的黑头发,以及黄或红铜色的皮肤。他们的远古祖先可能是移民浪潮中穿过白令海峡的亚洲人,这一移民浪潮很可能早在4万年前就开始了,且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前1万年。然而,围绕着美洲第一批人居住的可能时期有许多争论。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驳斥传统的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是基于遍布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所谓的“福尔松石弹点”(Folsom stone projectile points)的发现,那些居住点是在大约12000年前开始的。修正者指出,那些发现,尤其是在智利和巴西的发现,表明更早的人的居住。最近,支持这种有更早居住的论证已经通过语言学证据得到了加强,语言学的证据解释说,古代美洲许多语言的形成需要巨大的时间跨度。

两股移民浪潮似乎已经发生。第一股移民浪潮产生了主要是以采集野果、捕鱼和捕获小猎物为生的原始部落。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原始捕猎者和采集者大约在22000年前经过了秘鲁。第二股移民的进入产生了捕获大猎物的猎人,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散布在整个美洲大陆。到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裔进入者或他们的后代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

美洲的第一次殖民发生在重大的地理纪元的后期,即被称为更新世(Pleistocene)——巨大的气候变化期的后期。在冰川纪时期,冰毯

覆盖着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广袤地区,当温度上升到大约今天的水平时,冰毯在不同时期开始交替融化。即使在无冰地区,冰河世纪的降水也大大提高,这促使了牧草和林地的繁茂生长,因而有助于各种捕猎活动。因此,这个时期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狩猎者的乐园。在平原和森林中,许多巨大的史前动物在漫步。整个美洲在靠近这些动物遗体的附近,都发现了史前狩猎者的石弹点。

大约在公元前 9000 年,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的消退(威斯康星冰川)之后出现巨大的气候变化,对印第安人的狩猎经济造成了威胁。更温暖、更干旱的气候占据了广大地区。草地减少,生长在那里的大型动物逐渐灭绝。更新世后期狩猎技术的提高也加速了这些动物的消失。狩猎者现在必须或者适应变化的环境,或者随着那些维系他们生存的动物的消失而消失。

美国西南、墨西哥北部和其他地区都发现了成功适应新环境的考古证据。印第安人的食物逐渐转向更小的动物,如鹿和长耳大野兔以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尤其是种子,这些都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这种新方法最终导致了农业的发展。起初,农业仅仅是对更早的狩猎活动和采集食物的补充;对农业的使用也几乎构不成“农业革命”。这种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换更可能是逐渐累积了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并逐渐代替了野生可食植物。经过了漫长的时期,之前投入到捕猎和采集植物的时间和精力都逐渐转向农业活动,如清洗、种植、除草、园中种植、采摘、收获和食物加工上。但从长远来看,农业在旧世界和在新世界一样,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后果:人们开始过更有规律、更稳定的生活。食物充足、人口增长也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

在墨西哥高地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野生植物逐渐被培育,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南瓜、豆子和玉米。这些植物的家庭培育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7000 至前 2300 年之间。在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就是玉米的培育,它成为古代美洲文化最重要的中流砥柱。在公元前 5000 至前 1000 年之间,木薯(一种在森林中耕种作为主食的淀粉类根茎)和土豆(在秘鲁)被补充到重要的培育植物名单中。

9 植物从产地或原产地迅速遍及整个美洲大陆。到 1492 年,从今天美国边界的北端到智利都在耕种玉米。但并非所有勤劳的人们都把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些人,例如居住在南美洲最南端火地岛荒芜废墟上的人,就不得不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捕猎或者采集食物或者挨饿。其他人,如在太平洋西北海岸的人就可以过上富裕、稳定的生活,水中鱼多、林中兽足,他们没有理由放弃他们的好生活而转向农业。

在那些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的地方,农业产量依赖于这些自然因素:土壤的肥沃、气候以及农业技术的运用。森林地区的人们通常运用火耕方法耕作。人们砍伐并焚烧树木和灌木,在清除后的地里用挖土棒种植玉米和其他主食。由于这种方法不久就会耗尽地力,因此人们就让这块土地休耕而转向清除一块新的土地。当这个过程足够长的时候,整个村庄就要迁移到新的地方或者采用分散定居的方式,以使每个家庭都有充足的可用土地。因此,火耕农业结构上的弱点通常会严重地限制使用此种方式耕种的人群的文化发展。一种强大的、支配性的强权能够至少暂时地克服这种方法的缺陷,玛雅的成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灿烂的文明崛起在热带森林的环境中,而且是基于由强大的祭祀者指导的火耕农业,但是现在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从一开始起,这一耕种方式就以更精细的农业方法为补充。

在崎岖的中美洲高地、安第斯高原和秘鲁沙漠的沿海地区,发展出了一种产量更高的农业。这些干旱或者半干旱的国家,拥有温和的气候、天然肥沃的土壤,土地易于灌溉,而且利用挖土棒方法耕种,使得其肥力保持得更长久。最重要的是,作物产量可以随着灌溉的便利而提高,这导致了人口增加和劳动分工更加细化。灌溉工程对合作和调节的需求较高,这有利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崛起和他们的权力向更广泛地区的扩张。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下崛起的。

最终,居住在美洲大陆上的巨大人群在西班牙征服前可以根据他们的生存基础和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分成三个级别或范畴:部落、酋邦和城邦。这些范畴对应于文化演进的一个阶段。最简单或最原始的,

即群体和部落级别,通常与艰苦的环境关联(茂密的森林、旷野或者非常潮湿、干旱、寒冷的地区),严重地限制了其生产力。提倡平等主义的小群体的特征是依靠打猎、捕鱼和采集;与农业相交替;或者把这些活动集合起来。打猎和采集群体的特征是根据季节可以得到的猎物和可食的植物周期循环的模式,在某一特定区域游牧、迁移。那些以打猎、捕鱼和采集为补充的火耕农业群体是半稳定的。那些生存的自然基础常常不稳定的群体或部落的人口密度低,而且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这个级别的社会单位是自然形成的群体或村庄,群体成员和村民之间关系松散,以血缘、真实或认可的关系形成部落。社会分层不明确;群体里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得到猎区、渔区和土地。村庄和部落的首领或酋长通过在战争中的勇敢表现或其他突出的能力赢得权威。他们对权威的运用也仅仅限于狩猎期、军事操练或其他公共活动。

这些平均主义社会在亚马孙盆地的许多巴西部落中很典型。他们生活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特征是为了获取俘虏,而在部落之间持续发生的战争。在武士被抓几周或几个月后,这些人就按照仪式被处决,他们的肉被部落成员烹而食之,以获取精神力量和保持部落领地的永恒。16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游记中读到了他们的风俗,并把遇到的一些巴西印第安人带到法国。他们的极度贫困与欧洲司空见惯的巨大财富形成鲜明对比,便使得这位哲学家对他们的民主精神和自由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他用这些印象画了一幅影响深远的贵族原始人的文字肖像,无知的食人者代表了免于文明之恶的完美道德类型。

酋邦,第二种固有的社会组织范畴,代表了中级水平。酋邦最通常的生存基础是密集农业,这种农业支持高密度人口在村庄居住。这些村民已经失去了自治权,他们由一个精英核心统治,这个核心是由最高酋长和支持他的次一级酋长们构成的统治阶层。在酋邦的社会组织中,等级是重要的因素,而且限定在血缘关系中。个体等级是根据他们和最高酋长在谱系上的亲疏,那些关系近的个体常常担任神圣的角色,并且出行时由大批长官和佣人随从。最高酋长通过支付必要的贡品和

强迫捐献获取剩余产品。剩余产品中的大部分都用来有选择性地重新分配给长官、侍从和战士,以提高他自己的权力。酋邦之间的战争非常普遍,而且合并附近的村庄很可能在他们的血统和扩张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战争使得那些被俘的人成为为胜利者劳动的奴隶,这也对最初社会分层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在西班牙征服前夕,古代美洲存在着许许多多酋邦,绝大部分分布在环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北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岛、波多黎各、牙买加和古巴)。仅仅在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the Cauca Valley)就有不少于 80 个酋邦。

复杂的人口众多的奇布查人(Chibcha)部落和缪斯卡人(Muisca)部落位于哥伦比亚东部高地,也许可以用他们来描述这个级别的社会和政治的融合。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密集农业和捕鱼,打猎是重要的补充活动。农业技术很可能已经包括了梯田、有垄沟的种植床(在湿润的盆地种植以控制水分),以及火耕方法。除了玉米,这些酋邦也种植土豆、藜麦(一种类似荞麦的耐寒植物),以及大量其他植物。手工业,如陶器、编织和冶金高度发展。对他们最重要的冶金术在古代美洲的手工业中位居前列。

在西班牙征服时,缪斯卡人的大部分地区由两个相匹敌的酋邦统治,它们分别集中在波哥大和通哈(Tunja)。这个地区的人口估计约 150 万。缪斯卡人生活的大村庄有几百到数千人。每个村庄都是由木杆和茅草的房屋构成,且周围环绕着木栅栏。社会被分成平民和精英,不同部分的成员都分担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平民要上交贡品贡献劳动以支持酋长和贵族们,这些人控制着剩余产品的分配和消费。

酋邦标志着向下一阶段或最高阶段的组织转换,这一阶段有时也称为文明,或者更简单地称为社会和政治融合的城邦层级。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线,特别在比较大比较复杂的酋邦中是难以划分的,因为城邦反映了已经存在于酋邦中的趋势的扩展和深化。这些都表明存在劳动分工的增长和细化,即不再从事农业的手工业者群体的形成,负责宗教和智力活动的神职人员的增长,以及明显的武士

阶层和被委托从事城邦行政管理的官僚阶层的增加。这些变化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分层和相应的观念体系的变化。在平民变得更弱势且被分化时,血缘关系在事实上或者在理论上已经把最高酋长和精英联结在一起。真正阶层结构的出现,是统治阶层宣称他们和为他们劳作的平民出身不同。位于神职——国王或者皇帝位子上的城邦首领有时被赋予了神圣性。

城邦层级的组织需要生产力高的技术基础,通常在密集农业中已大量使用灌溉、梯田和其他高级技术。城邦的规模和人口也不同于酋邦,随着不同地区商品交换的增加,有时还伴随着职业商人阶层的出现,真正的城市出现了。除了人口、管理和产业中心,这些城市还常常有纪念性建筑的祭祀中心,而这在酋邦中并没有发现。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城邦层级最知名的例子。

11

在古代美洲,从酋邦到城邦发生质的飞跃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有些人把战争导致的领土征服作为这个过程首要的推动要素;另一些人则认为,城邦的出现首要因素是它作为一个强制机器从经济上解决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还有一些人强调宗教观念形态对推动精英集中控制人口及其资源方面的重要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展示了城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可以肯定的是,如上面所提到的,对于早期城邦,特别是其最高形式——帝国的形成而言,特定的环境条件比其他因素更有利。实际上,我们对此有更多疑问,即这样的城邦能够出现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如北美洲的绿色平原,它坚硬的草地令挖土棒无计可施;或者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人们通常认为不适合耕种,除了那些短暂的火耕清理区。^①学者们常常把城邦和帝国的崛起与必要的环境条件联系起来的有利于地区称为核心美洲。

^① 考古学家最近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沿着亚马孙河岸的不同地点的复杂社会都有精细陶器、有田埂的田地和大量酋长的雕像。但是这些古代亚马孙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表现出已经发展到超越酋邦的级别,且他们的起源和人口数量仍存疑。

1492 年的人口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古代美洲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学者们更容易留下印象的是古代美洲文明的复杂性,且通常是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种高度发达的古代世界文化相比较而言。关于古代美洲人口史的新研究也提升了对其文化成就的重视。如同我们在许多社会研究中那样,假定人口密度和某种技术及文化水平相关,那么就可以大胆地推测,1492 年的土著人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判断其社会成就和在其毁灭基础上产生的殖民社会。

然而,就美洲征服前的人口问题已经产生了激烈、甚至尖锐的争论。第一批到达新世界的西班牙人记录的人口密度很高。根据早期估计,伊斯帕尼奥拉岛(现在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土著居民的高达 200 万到 400 万。著名的传教士莫托里尼亚(Motolinia)于 1524 年到达墨西哥,他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但是说那里的居民多得像“田野里的草叶”。印加帝国和中美洲也有关于人口密度高的报告。学者们在 20 世纪评价这些早期记录时,倾向于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一般而言,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记录是可信的。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斯宾德(H. J. Spinden)和德国考古学家卡尔·萨帕尔(Karl Sapper)在考虑了土著人的技术和资源后,提出了同样的数据,新世界的总人口是 4 000 万至 5 000 万。其他的人,如美国的考古学家克罗伯(A. L. Kroeber)和阿根廷学者安吉尔·罗森布拉特(Angel Rosenblat)则得出结论说,土著人的技术不能支持早期材料所列举的人口密度,西班牙人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他们发现的人口数量以增大他们自己作为征服者和传教者的功绩。克罗伯估计拉丁美洲的人口是 840 万;罗森布拉特提出的数字则是 1 338. 5 万。

20 世纪 40 年代初,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三位教授: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谢尔本·库克(Sherburne Cook)和莱斯利·辛普森(Lesley B. Simpson)提出了针对古代墨西哥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打开了质疑古代美洲的人口统计学历史的新缺口。伯克利学院

的研究运用了大量数据和精密的统计方法,表现为从已建立在西班牙人为了贡品计数这一基础上的撤退,他们认为,墨西哥中部在征服前夕的人口数量是2500万。

后来,库克和博拉又把质疑扩展到其他领域。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对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数量的结论。以前对这个岛上人口数量的估计是由16世纪西班牙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提出的,在低至60万至300、400万之间,但是那些较高的数字一直被看做是来自“黑色传奇”狂热者的夸大。库克和博拉在仔细研究了一系列数据和对于1492至1520年之间伊斯帕尼奥拉岛原住民人口的估计之后,他们不仅证实了拉斯·卡萨斯数据的可信性,而且还提出了700万至800万人口这一更大的数字。

12

除了博拉在1964年提出,1492年美国的人口也许已经“超过1亿”,伯克利学院并没有试图估计整个大陆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数量,这一系统性的艰苦工作是由美国考古学家亨利·多宾(Henry Dobyns)完成的。亨利·多宾假定土著人口在接触到欧洲人后减少了大约95%,首要原因是他们对新的疾病没有获得免疫力,他猜测前征服时期的人口在9000万至1亿之间;他还把这一数字分配到墨西哥中部和秘鲁各3000万。

伯克利学院和多宾的发现和ations方法已经激起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些大数字的研究结果持异议者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他们是威廉·桑德斯(William T. Sanders)和大卫·赫尼格(David Henige)。然而,一般而言,过去半个世纪这个领域的研究结果都相当一致地指向较大的人口数量,而不是我们之前接受的那样。综合伯克利学院及其反对方的发现,并从证据出发进行推论,这一成就归功于威廉·德内文(William T. Denevan),他断言人口总数是5730万,远远大于克罗伯1939年估计的840万。

学者们总是试图确立古代美洲长期的人口发展趋向。用伍德罗·博拉(Woodrow Borah)的话来说,学者们一般都同意在整体上“美洲的印第安人相对生病少,除了自然灾害如洪水或干旱引起的谷物缺乏,他

们似乎享有特别健康的身体”。直到 1492 年,他们的与世隔绝保护他们免于疾病,如天花、麻疹、斑疹和伤寒这些在旧世界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疾病的集体发生。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即从长远来看,即使他们不和欧洲人接触,也许这些疾病也已经发生了。在许多地区,土著人已经发展出把狩猎-采集和火耕农业联结起来的系统,常常以玉米-豆子-南瓜三合一为基础,这是可持续的系统,而且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很小。西部印第安泰诺人(Taino)已经发展出了农业的精细形式,即发展出了以齐膝高的土堤为基础、称为 conucos 的永久耕地,他们在这里种植木薯、甘薯,各种各样的豆类和南瓜。这一方法延缓了对土地的侵蚀,而且“用最简单的方法和最少的劳动给予了可持续供应的最高粮食回报”。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食物资源存在任何人口压力。另一方面,人口统计学历史已经发现证据:阿兹特克帝国逐渐逼近的威胁。博拉忧郁地观察到,“到 15 世纪末,虽然没有欧洲人的征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已经注定要灭亡了。”现在的学者认为,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人口压力也许在美洲中部玛雅古典文明的崩颓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证据包括慢性营养不良的迹象、婴儿死亡率高以及在 150 年内人口从约 1 200 万减少到剩余的约 180 万。与这次危机相关的是砍伐森林、水面消失、过度耕种、地力耗尽以及其他因素。

核心美洲

墨西哥和秘鲁是辽阔的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心,包括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中美洲以及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这是古代美洲的核心地段,是第一次农业文明的家园。早期村庄生活的证据和基本的文明技术——农业、陶器、编织已经在这一区域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发现。

最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是考古学发现的主要现场。在墨西哥山谷、南部及其墨西哥湾沿岸、玻利维亚高原以及秘鲁沿海沙漠的沙子中的发掘,已经开掘出了壮观神殿的遗迹、巨大的城堡、大城市和市镇,以及陶器和手工精美的编织品。用铲子挖掘出来的证据和历史解释提供的证据结合在一起,专家们已尝试重建核心美洲的历史。这一努力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框架性工作是数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以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以及特定时期的艺术为基础。专家们对这些连续的阶段通常给予的名称是古代阶段、形成或前古典阶段、古典阶段以及后古典阶段。这一框架在细节上是暂时的,在不同的阶段之间有很多时间上的重叠,而且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一些时期的延续有相当大的变化。

古代阶段开始于大约 9 000 年前,当从采集食物和狩猎逐渐向农业转换的时候,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这一阶段。然而,这种初期的农业在这些社会中并没有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大约过了数千年,人们继续生活在与以前基本相同的原始方式中。社会群体小而且可能是过着半游牧的生活。编织还不为人所知,但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地区出现了简单的陶器。

在公元前 2500 至前 1500 年之间,在核心美洲的许多地区,主要的文化发展开始进入形成或前古典时期。几个世纪偶然的植物实验导致了人们开始挑选各种改良的、高产类型的植物。这些进步从根本上产生了基于农业和稳定村庄生活的稳定经济。玉蜀黍和其他重要的培育植物都在细心的耕作中产生;灌溉在一些地区开始应用;一些动物被驯养。到这个时期末期,陶器和编织高度发达。粮食产量的增加使村民能够对神职阶层提供支持,这些神职人员在人和神之间进行居间调停。更充裕的粮食也释放出劳动力转向仪式场所的建造——一些地面被由木头、棕榈或茅草建造的神殿所覆盖。

形成时期的社会单位是村庄共同体,由一个或更多血缘关系的群体组成,但到这个时期末,发展出了由几个村庄组成的小酋邦。由于耕地和食物相对充足、人口数量少,战争肯定还比较罕见。宗教集中在对水神和生殖神的崇拜上;人祭可能不存在或很少。

形成时期发展的高峰便是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的开始也是基督时代的开始,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 1000 年。古典这个术语指的是这个阶段标志性的物质、智力和手工业文化的繁荣。在技术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但是一些地区灌溉工程的扩展导致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剩余人力转向建筑和技术工作。人口也增长了,而且在一些地区,出现了

真正的城市。建筑、制陶和编织技术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和秘鲁的冶金业一样,中美洲(墨西哥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毗邻的上中部美洲)的天文学、数学和文字也同样繁盛。较早的土丘让位于巨大的石面金字塔,以及装饰精致、气势雄伟的神殿。宫殿及周围其他公务建筑的建造,使每一个仪式中心成为城邦的行政首府,由大祭司控制。社会阶层已经很充分,祭司者是主要的统治阶层。然而,在古典时期后期,战争的频率增加了(可能是由人口压力引起的,人们对耕地和水的竞争更激烈),这也使得得胜的勇士得到更多的认可和奖赏。宗教也成为划分更细致的多神教,由更大的祭司阶层把持。

古典时期的典型文化是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文明、墨西哥西南的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文化以及尤卡坦半岛(Yucatán)南部和危地马拉北部的玛雅低地文化。墨西哥湾低地的奥尔梅克(Olmec)文明展现出了一些古典时期特点,但这一文明一段时间之后就衰落了,因此这些特点通常被认为是形成期的。在秘鲁,这一时期最出色的代表是沿海岸线灿烂的莫奇卡(Mochica)和纳斯卡(Nazca)文明。有证据表明,古典阶段局限于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中部(高原地区、秘鲁及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地区以及厄瓜多尔沿海地区。

14 古典时代在核心美洲的北部和南部都突然消失。公元1000年前后不久,中美洲和秘鲁的大多数重要古典中心,在经历内战或外来入侵这些灾难之后被遗弃或摧毁。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明陨落的出现是长期衰败的高潮。人口压力、土壤侵蚀以及农民叛乱都是由过度的上贡要求引起的,这也是人们提出的大的古典城邦和王国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时代,到处充满了难解的争斗,人们四处迁徙。但伴随着这些灾难,一个新的文明却在旧的废墟上出现了。从大约公元1000至1500年,后古典阶段似乎被大量复制,只是以比前一个时代更复杂规模的兴衰模式进行着。数不清的要塞和设要塞的社区反映了长期战争的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调城市生活也成为这个阶段的突出特征。此外,帝国由一个强有力的城邦对其他许多城邦的征服而形

成。统治城邦占用被征服人们一定数量的产品,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

后古典时期没有出现重要的技术发展,但一些地区,灌溉网得到扩展。战争在持续增长,商业在兴起,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在经济上的差异更大。武士阶层代替了神职阶层成为主要的统治阶层。帝国思想也影响了宗教的特点,提高了战争神和人祭的重要性。艺术和手工业则表现出从古典成就的倒退,在一些地区编织和陶器更倾向于标准化和大众化。

在到达权力的顶峰之后,和古典时期他们的先驱一样,各个帝国也展现出逐渐衰败的倾向。秘鲁的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文明和印加帝国也许已经代表了帝国成长的两个循环,然而第一个真正的墨西哥人的帝国循环,则属于阿兹特克征服者,这一帝国直到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才终结。

三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美洲的玛雅、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以及秘鲁的印加,成为实际上排除关照其他文明的注意中心。这一偏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得更多。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在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依然繁盛,一些征服者对他们所看到的做了栩栩如生的描述。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故事,以及两个帝国的皇帝蒙特祖玛(Moctezuma)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的悲惨命运,也成为历史和文学对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关注的焦点。不幸的是,这些被名声和魅力环绕着的人们使他们的先驱者——那些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文化奠基者的巨大成就变得模糊了。

早期美洲文明

早在公元前1000年,墨西哥谷地的居民生活在环绕着玉米、豆子和南瓜地的小村庄里。他们用砍伐和焚烧的方法耕种田地,制造出简单但制作良好的陶器,生产了大批象征生殖神信仰的小泥塑像。到旧世界开始基督时代时,小的、顶部平坦的土堆已经出现,表明已出现更形式化的宗教和有指导的祭祀。

更早时候(大约从公元前 1500 至前 400 年),墨西哥湾低地出现了早熟的、谜一般的奥尔梅克文明,它的影响辐射范围广泛,一直到墨西哥中部高原和美洲中部。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发展和消失至今都还是个谜。

奥尔梅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仪式中心、纪念性石头雕刻和雕塑、象形文字,同时很可能还包括历法系统。奥尔梅克的主要遗址在今天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拉文塔(La Venta)和特雷斯·萨波特斯(Tres Zapotes)。奥尔梅克文明的发现及其艺术方式广泛辐射的证据使下面这一古老的观点站不住脚,即玛雅文明在中美洲位列第一。似乎奥尔梅克文明才是中美洲文明的鼻祖。

形成时期高度发达的技术、手工业和科学都使古典时代的文化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古典时期的墨西哥中部高地光辉而灿烂。大约在基督开始的年代,距墨西哥城大约 28 英里的特奥蒂瓦坎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以太阳和月亮命名的金字塔,耸立在一群醒目的庙宇和其他建筑物

15



特奥蒂瓦坎最大的城邦仪式中心,死亡大道连接着“城堡”——皇家宫殿住宅群和太阳、月亮金字塔。据估计,人口在 12.5 万至 20 万之间。在公元 600 年,它是世界第六大城市。【科比斯/理查德·库克(Corbis/Richard A. Cooke)】

中间。用来装饰庙宇的石像、雕刻作品及其磨光技术优美得令人叹为观止,加上湿壁画都是特奥蒂瓦坎艺术高度发展的证明。古代水神,后期的阿兹特克人称其为特拉洛克(Tlaloc),似乎已经是特奥蒂瓦坎主要的神。但是长有美洲虎的尖牙以及羽毛的蛇,后期他们称其为羽蛇神(Quetzalcóatl),也同样主管水和生殖,而且显著地出现在最大的庙宇里。到相对晚一些的阶段,战争和人祭就没有了。祭司以和善的姿态穿着象征他们神祇的衣服在壁画中占据主要地位。

这个重要的仪式中心在特奥蒂瓦坎是神圣之地,而且很可能只居住着祭司的贵族和他们的仆役。再远一点是官员、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居住区。据推测,特奥蒂瓦坎的人口至少达 12.5 万。在城市郊区约 7 平方英里的地区生活着更多的乡村人口,他们给大都市提供粮食。很可能是使用水渠灌溉的密集农业和山坡上的梯田构成了特奥蒂瓦坎文明的经济基础。尽管特奥蒂瓦坎的宗教和艺术以和平为主导,但它似乎不仅拥有主要的交易中心,还有一个军事城邦,它直接控制的地区远达危地马拉高地。

其他中美洲的古典文明与特奥蒂瓦坎相比都黯然失色。在西南方向的蒙特阿尔万(Monte Alban),瓦哈卡(Oaxaca)的崎岖山脉中,萨波特克人(Zapotecs)建造了一个重要的仪式中心,也是个真正的城市。但他们的成就之一——复杂的象形文字体系,却很可能是奥尔梅克人(Olmec)原创的。与此同时,玛雅人的古典文明也在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Petén)地区兴盛起来。

中美洲的玛雅

在古代美洲的文明中,玛雅文明在文化成就上无可比拟。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曾经在建筑、雕塑、绘画、数学和天文学上展示出这样卓越的能力。今天的墨西哥东南、几乎整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部、整个伯利兹以及萨尔瓦多的西半部当时都有人居住,玛雅文明在热带雨林的低地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峰,其核心是以尤卡坦半岛为基础的危地马拉的佩腾地区。这就是从大约公元 250 至 900 年玛雅古典文

明的首要中心。^① 这一地区的猎物和建筑材料(石灰石和精细的硬木)都很丰富。但几乎在其他每一方面该地区对于建立高等文化都存在巨大的障碍。用那时仅有的原始器具清除茂密的树木以耕种和控制杂草都是费力的工作。没有金属工具、水的供应无法依赖,交通工具也贫乏。然而正是在这里,玛雅人建立了一些他们最大的仪式中心。

把环境的限制和玛雅人的成就相比较,导致了一些权威人士推测,玛雅文明是从其他更有利的地区移植过来的。这种观点已经由于在低地遗址发现的前古典时期漫长的序列事物而被摒弃。然而,大量的语言学 and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低地玛雅人是公元前 1000 年生活在奥尔梅克或其附近地区的人群的后代,他们带来了中美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及时地把这些要素融合到他们自己的科学、艺术和建筑的独特成就中。

正如人们疑惑玛雅低地文化在这样不适宜人居住的环境中兴盛起来一样,其迅速的衰落也同样让人疑惑不解。这导致了当地建筑活动逐渐停止,并最终使之在公元 800 年之后不再作为仪式中心。专家们已经针对这一衰落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包括火耕农业导致的地力耗尽、出于同一原因玉米地被野草侵蚀、水资源缺乏、农民反对统治的神职阶层的暴乱,以及已经和玛雅地区断绝商业和政治联系的特奥蒂瓦坎崩溃的破坏性影响。然而,上述解释没有一种让人完全满意。

最近,一种更复杂的关于古典玛雅崩溃的解释出现了。根据这个理论,在约公元 550 年时和特奥蒂瓦坎政治和商业联系的中断,导致了核心政权的瓦解。这很可能首先是由蒂卡尔(Tikal)——低地南部最大和最重要的仪式中心开始发挥作用的,核心政权瓦解的同时却增强了地方玛雅精英们的自治。这些精英们通过建造甚至更精巧的仪式中

^① 然而,最近的考古发现革命性地更新了传统上认定的玛雅古典时期的时间。在危地马拉北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纳克贝(Nakbé)城的新发现中包含了大量从公元前 600 至前 400 年的石碑和庙宇,把古典时代的时间段推回到现在通常认定的形成或前古典时期。

心——这也增加了平民的负担,表现了他们的自负和权力。人口增加和频繁发生的粮食资源紧张,都迫使人们采用更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这些反过来也增加了对耕地的竞争,战争的增加和尚武主义的强化便是其反映。农业产量的提高暂时地缓解了人口压力,并且使古典后期的繁盛(从公元600至800年)成为可能,以仪式中心的建造、建筑和艺术复兴为标志。但是更新的人口压力、食物短缺和地区之间的战争很可能借助于外部的袭击更加恶化,在古典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导致了文化和社会的严重退化。压力的组合——这个理论这样论述,“产生了迅速的、灾难性的衰退,随之便是由于战争、营养不良和自然灾害而产生的人口广泛减少,直到那些活下来的人能够在人口密度和社会组织都更低的水平上重新获得稳定的农业社会。”

18

这种衰退并没有发生在尤卡坦半岛北部,一个石灰石的低地平原,大部分地区覆盖着茂密而荆棘丛生的草丛的森林。在人口数量上和南部同样多的玛雅人占据着这里,尽管文化成就更少引人注目,但这个地区依然是重要的仪式中心,由陡峭的金字塔、多层宫殿和大的方形庭院构成。在大约公元900年,大批入侵者从墨西哥中部高地侵入这个地区,他们可能是从支离破碎的图拉(Tula)过来的托尔特克人(Toltec)移民。托尔特克军队占领了尤卡坦北部,确立了对玛雅人的统治,他们从奇琴伊察(Chichén Itzá)城的神庙发号施令。入侵者带来了托尔特克风格,表现在艺术、建筑上,包括有柱廊的大厅、战士队列和被称为“查可莫”(Chac Mools)的躺着的石雕像等方面。托尔特克的影响也反映在人们对于人祭越来越迷恋。公元1200年之后,玛雅的文化 and 政治影响又重新恢复。奇琴伊察被遗弃,权力转移到玛雅潘的城邦中,玛雅统治者在一个大型的、有围墙的城镇中统治着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让部落酋长和他们的家属作为人质以从周围各个地方得到确定的贡品。但到15世纪,实际上所有的集权统治都消失了。以此成功的暴动推翻了玛雅潘的暴政并在1441年摧毁了这座城市。至此,玛雅文明已经完全衰落了。在西班牙人到达这里时,这个地区所有的政治集团或者帝国组织都已经消失了。

玛雅的经济和社会

过去 30 年的考古学发现极大地修正了我们对于古代玛雅生存基础的观念。直到最近,主流的观点还认为,在玛雅人的饮食中玉米占首要地位,他们几乎只依赖于火耕(轮歇)农业体系。由于这一体系排除了在诸如特奥蒂瓦坎和其他中美洲的古典和后古典中心发现的人口稠密的可能性,人们的传统解释是,农业人口是分散居住的,其房子是典型的一间柱子-茅草结构,广泛分散在全国的仪式中心和行政中心之间或者聚集在小村落中。这些中心,包括庙宇、金字塔、社交仪式的庭院和其他建筑,都被认为没有真正的“城市”特征。学者们认为,这些中心只是玛雅精英们——人数稀少的祭司、贵族和官员及他们仆役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乡下人住在他们的农田旁边,去这些中心只是因为宗教节日或者其他特殊原因。

这一传统观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强烈质疑,详细的地区地图显示,环绕着蒂卡尔仪式中心的郊区人口稠密,并且已经从中心之外扩展到几英里远。后来发现,同样高密度集中的住宅群也在其他主要甚至次要古典时期的中心出现。用诺曼·哈蒙德(Norman Hammond)的话说:“玛雅的各个中心之间的空间充分开放,那些零星分布过着田园牧歌生活的农民,突然变成了挤在一起挨饿的郊区居民。”

古典玛雅的规模和居民密度之间的关系迫使人们对支持他们经济体系作重新评估。目前清楚的是,玛雅人除了火耕农业之外,还使用了精细且长久的农业,包括高产的菜园——在主要产品如玉米间种植蔬菜、树木栽培、开筑梯田和台田——在低洼地区建造人工土壤平台挖土。

围绕着仪式中心如蒂卡尔,郊区人口密集的证据已经引起了关于玛雅低地当时城市化程度的讨论。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古典时期的玛雅中心实际上被遗弃了许多年已经站不住脚了。然而,人们对于在某种意义上,诸如特奥蒂瓦坎之类的地区是否是“城市”,并没有达成一致

意见。蒂卡尔,位于佩腾的中心,确定无疑是个大都市,中心约有5万人口,郊区大约50平方英里之内的地区人口稠密。后古典时期的尤卡坦北部也有某种真正都市化的证据,也许是托尔特克人影响的结果,那里的人们倾向于把城市或城镇建造成一个要塞。奇琴伊察,古典时期一个古老的仪式中心,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扩展,而当玛雅潘接替奇琴伊察将其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时,建造了城墙环围的大城区。

由于人们看到了古典时期玛雅人口的广度和密度、他们大部分农业的精细特点,以及这种复杂状况对严格的社会控制的要求,这些便导致了人们对玛雅社会组织的重新评价。比较传统的观点是,统治阶层是一小部分神职的精英,他们在基本上已经被遗弃的空旷仪式中心里,统治着分散在各地的农业人口。随着对矗立在古典玛雅中心石柱上象形文字破译能力的提高,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玛雅的社会秩序。人们曾经相信,雕刻的内容毫无例外是宗教的和天文学的。然而最近几十年累积的证据表明,许多刻在石柱、楣梁和其他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记录的都是就职、战争和其他世俗统治者生活中的大事。

新的解释认为,伴随着不同阶级之间鸿沟的,是存在着的复杂社会秩序。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是世袭的统治者,他使城邦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领导层联合起来。他的周围是上层阶级或名门贵族,他从中挑选行政和执行官员。有知识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祭司和抄写员也许已经形成了另一个社会阶层。在他们下面是无数的手工业者,他们需要建造仪式中心和城市:制陶者、雕刻者、石匠、画家等。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普通劳动者和农民,他们提供劳动和粮食以支撑起这巨大的上层建筑。沉重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压垮了他们,他们的不满很可能激起了暴乱,最终导致了玛雅低地文明的崩溃。

关于古典玛雅家庭和居住方式已经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玛雅房屋都建立在居住平台上,而且以三个或更多的数量出现的事实,表明玛雅家庭已经不再是核心家庭,而是大家庭。这很可能是由两个或更多核心家庭跨越了两代或更多代,他们有共同的祖先。通过男性墓

穴上更丰富的装饰和男性在纪念碑艺术上的杰出表现表明了男性的优势地位,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血统是父系的,从父亲到儿子。玛雅人的服装和饮食,如同其房屋一样,也反映出阶级差别。玛雅人的衣服跟阿兹特克人的服装很像:棉的缠腰带、皮质带子鞋、有时男性的肩膀上还系着斗篷;女性则是棉质的裹裙以及为头和胳膊留出洞的短上衣。上层阶级穿的衣服式样相同,只不过装饰更过度。

玛雅的宗教和知识

玛雅宗教的重要对象,如同西班牙主教迭戈·德兰达(Diego de Landa)的简洁描述那样,是那些“给予他们健康、生命和粮食的‘众神’”。玛雅的主要神,比如阿兹特克人的诸神,代表了那些自然力量和最直接影响人们的物质战争的诸对象。玛雅神庙中的最高神是伊察姆纳(Itzam Na),它是一个自身包含了许多其他神祇的创世神,不仅创世,而且火、雨、粮食和泥土都在其职责或者统辖范围内。其他重要的诸神包括太阳神、月亮神、雨神、玉米神和让人恐怖的死神。如同阿兹特克人一样,玛雅人也相信存在许多世界接连出现继而毁灭的情况;当前的世界也会在灾难中终结。

20 玛雅人相信来生:上界由十三层组成,下界有九层。每一层都由特定的神统治着,死神阿·普切(Ah Puch)统治着下界的最底一层。像阿兹特克人和其他中美洲的人们一样,玛雅人也用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膜拜和抚慰诸神,包括斋戒、以放血的方式忏悔、焚香和人祭。古典时期后期,人祭已经广泛存在,这通过玛雅低地各城邦之间越来越多的政治动乱和纷争留下了痕迹,但也许到后古典时期,在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下,人祭越来越多。

玛雅人的祭司沉迷于时间,他们被分配的任务是神秘并且有魔力的。他们发明出一种历法,这种历法比我们要做出调整的太阳年的实际长度更精确。玛雅的神学家相信,时间是上帝背负在他们背上的沉重负担。某一时间段结束时,一个神卸下他的负担,另一个神则背负起来继续时间的历程。特定的一天或一年是幸运还是不幸,依赖于那时

它的背负神是善良还是不善良。因此,玛雅人的日历首先是角色占卜——用来预测特定时期的状况。

玛雅人有两本日历。一本为宗教历,周期是 260 天,与仪式生活的模式相对照。这本日历由两个时间长度不同相互结合定期循环的周期组成;一个周期 13 天,以数字计数,另一个周期 20 天,以名字计数。从第 14 天命名日那一天的名字再重新开始下一个周期。第二本为太阳历,循环周期是 365 天,被分成 18 个“月”,每个月有 20 天,加上这个周期最后 5 个不幸运日,在这 5 日所有不必要的活动都是禁止的。这两个周期每循环 52 年完成一次重合。石柱上雕刻的象形文字所指示的日期和其他日历的数据,如月亮的状态、金星的位置等经常在 52 年循环结束时和其他时间间隔时雕刻上去。

玛雅人比其他任何中美洲的邻居在数学科学上更发达。他们的计数单位是 1、5 和 20,1 用点表示,5 用木棍,20 或 20 的数倍用位置表示。数字的位置价值基于 0 这个标志,这很可能是古代美洲智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个系统中,数字的位置决定其价值,这就可能对表达数字大小的象征符号的数量加以限制。它的简洁性使其远远优于当代西欧的算术体系,后一体系运用繁琐,由罗马数字构成的每一更高单位都有不同的符号。它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带去的数字概念的留存,最好的体系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但是,玛雅人的数学似乎主要被应用到历法和天文学的计算上。还没有关于玛雅人对人或物进行计数的证据。

直到最近,人们才相信,玛雅的象形文字和数学一样,主要是为宗教和占卜服务的,而不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刻在纪念碑上的许多象形文字是历史性的,它是玛雅统治者生活的大事记。除了出现在石碑、楣梁、楼梯和其他纪念遗迹上的铭文,玛雅人还有许多圣书或抄本,只有其中的三部幸存到今天。这些书画在折叠的屏板——由树皮制成的本地纸板上。这些书涉及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内容:天文学、占卜和其他相关主题。它们揭示的玛雅天文学家的观测和计算的复杂性确实让人震惊。

玛雅人没有字母,严格意义上说,他们的大多数文字代表着思想或者事物而不是声音。但是玛雅文字通过符号字谜的使用已经达到了语音学的音节阶段,词的声音是通过把事物的图画或符号联系起来表现的,说出的事物是词的形成中事物的象声名字。如玛雅人的词“干旱”(kintunyaabil),是由四个符号构成的:太阳或白天的符号 kin、时间的单位石块或 360 天 tun、太阳年 haab 以及字缀 il。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位俄国学者提出了这种理论,即玛雅文字是真正音节式的,因此能够通过当代玛雅人最常用的声音要素与古代文字中最常用的符号相匹配而得到破译,计算机的使用能加快这一破译过程。现在学者们通常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即在玛雅人的书写中存在纯粹的语音象形文字,但它们在已经破解的材料中似乎相对罕见。

21



在博纳蒙派克(Bonampak)卫城发现的古代壁画描述了玛雅的文化仪式,它融合了历史、音乐和舞蹈。壁画中,舞者穿着龙虾、鸟和鳄鱼服,伴随着乐师演奏的鼓、马拉卡斯葫芦(gourd-maracas)和喇叭庆祝王室继承人首次登基。【伦敦等档案馆/艺术档案馆】

玛雅文字并没有叙事体的文学记录,相反,大量的玛雅神话、传说、诗和传统历史都是以口头方式代代相传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波波尔乌》(Popol Vuh)中发现了一些。《波波尔乌》是危地马拉基切(Quiché)玛雅人所谓的圣书。这本书包括了两个勇敢的双胞胎乌那普(Hunahpu)和斯巴兰克(Xbalanque)的探险,他们在获得了许多功绩后,升到天堂成为了太阳和月亮。这本书是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后期当地人根据人们的口述史用字母系统书写的。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玛雅人的一些手工活动类型,已经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中美洲人。特奥蒂瓦坎和特诺奇提特兰的庙宇和金字塔通常比其他玛雅人的地方大,而且后者还缺乏他们的精美和细致。玛雅建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以承材支撑的拱顶或假拱。其他中美洲的人通常使用水平的木梁连接入口,给人的印象是笨重的方形。玛雅人用石头把两面的开口越远越向内,从而把两面在顶点用压顶石连接起来而解决了这一问题。玛雅建筑风格的其他特点是庙宇和宫殿正面很壮观,装饰了许多雕刻过的石头;屋脊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庙宇和宫殿的内墙通常饰以绘画,但今天保存下来的很少。这些绘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在博纳蒙派克发现的壁画,在墨西哥恰帕斯州西北角的热带雨林中,是一处孤立的遗址。这一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800年。在一处有三个房间的小建筑的内墙上完全覆盖着壁画。这些壁画讲述的故事是以一个舞蹈仪式开始的,然后描绘在一次远征中俘获了用以献祭的俘虏,接下来是战争的场面,最后以人祭、仪式和舞蹈结束。尽管它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化的、静止的,缺乏透视和阴影,在人的计数上也有明显的错误,但是它具有的现实影响却是在其他中美洲的艺术中常常缺乏的。

玛雅的学生们也常常证明了那些玛雅人令人钦佩的个人素质——尽管技术有限且生活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但他们却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传统之一。迭戈·德兰达主教焚烧了27本玛雅抄本,认为它们是“邪恶的著作”。尽管如此,他也发现,玛雅人相当慷慨大方且热情好客。他写道,只要走进他们房子的人,都会被给予食物和水。

22

玛雅的衰落和中美洲的转型

到公元800年,一场似乎从一个古典中心波及另一个中心的危机撼动了中美洲的根基。特奥蒂瓦坎,那个时代的罗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灭亡了,入侵者在大约公元650至800年之间焚毁了这座城市。再到后来,蒙特·阿尔万(Monte Albán)的重要仪式中心也被废弃。到公元800年,瓦解的进程已经到达了古典玛雅的腹地——尤卡坦南部

和危地马拉北部,那些中心一个接着一个被荒废或捣毁。

从中美洲这个战乱不断的时代开始(大约公元 700 至 1000 年);一种新的后古典秩序出现了,有时也恰当地称之为尚武精神。然而,祭司们和仁慈的自然神有时也许会主管古典时代的中美洲社会,武士和可怕的战争神显然控制着在古典世界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城邦。在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首先以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为基础的,也让位于新兴城邦的纷争,它们彼此之间因为土地、水和贡品而战斗。

最重要的是,特奥蒂瓦坎权力的后继者是托尔特克“帝国”,它的首府在图拉(Tula),距今天的墨西哥城大约 50 英里。图拉位于墨西哥山谷的外围,也许曾经是特奥蒂瓦坎的前哨,在它的边界驻军以抵抗沙漠北部的游牧部落。随着特奥蒂瓦坎的崩颓,托尔特克这一部落就从北方突然发动袭击,进入了墨西哥谷地,倾覆了特奥蒂瓦坎那些可怜幸存者。

托尔特克在托皮尔岑(Topiltzin)的统治下达到了其权力和繁荣的最高峰,他于大约公元 980 年迁都图拉。显然,托皮尔岑还重新定义了特奥蒂瓦坎人崇拜的古代最高神羽蛇神的能力,羽蛇神用它的光辉支配了他和他的城市 19 年,使他和他的城市都成为了传奇。羽蛇神的歌曲讲述了图拉奇观,一个真正的乐园,地上生长着雪白的棉花,土地的产量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小的玉米穗不再用来当做食物而是作为热蒸气浴的燃料。古代墨西哥的传说讲述了托尔特克人的超人力量和天分。他们被描述成艺术大师和文化的创始者。伟大的神君——羽蛇神统治着这一黄金时期,它也因此使特奥蒂瓦坎的荣耀得到复兴。

到羽蛇神统治的末期,图拉似乎已经成为两支宗教传统暗地争斗的舞台。一支和对特兹卡特利波卡神(Tezcatlipoca)的崇拜相关,它被描画为全能、善变的神,需要人祭。另一支和古代对羽蛇神的信仰完全相同,它赐予玉米、知识和男女的艺术。关于羽蛇神传说的一个版本,也许可以反映后征服时期基督的影响,神要求人们只用平和的玉石、蛇